

朝花夕拾

乡村盛夏

□钟瑞华

清晨,当睡眼惺忪的人们还沉浸在鸡鸭鹅们的“百家争鸣”时,天边忽现一抹鱼肚白,地平线处光晕璀璨,一轮红日冉冉升腾。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棂洒进老屋,在桌面上“尽情撒欢”。“太阳晒屁股啦,太阳晒屁股啦!”不知谁家的小屁孩边跑边大声嚷嚷,吵得那些大小“懒虫们”唉声叹气:“又得起床干活了……”沉寂了一夜的鸟儿们此刻也顾不上“梳妆打扮”,纷纷跃上枝头卖弄起清脆的歌喉,好像在为演出进行最后的彩排。

起床简单梳洗后,男人们扛着犁耙或锄头,甩开膀子去田里干活;女人们则挎着竹篮去菜园采摘新鲜蔬菜。一会儿工夫,村子里便传出锅碗瓢盆的撞击声,袅袅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萦绕。约摸一个多钟头后,便飘荡着正宗农家木桶饭和农家菜的香味,小孩喊大人回家吃早饭的声音随即在村庄此起彼伏。

晌午时分,热辣辣的太阳悬在高空,阳光直射在树叶上,疲倦的树叶纷纷耷拉着脑袋。路边的树木和电线杆已经形影合一,村道也变成了晃眼的白色。那些躲

在树叶下乘凉的蝉儿们,也由原来断断续续的“独唱”变成了“大合唱”。“知了,知了……”浑厚高亢、富有质感的蝉鸣声在耳畔回响,似乎在炫耀自己热烈的青春和生命。蝉鸣声引来了三三两两的孩童,他们在秸秆顶端圈一个蜘蛛网,蹑手蹑脚来到树下,仰头伸长脖子,小心翼翼地靠近蝉儿。眼看蝉儿就要入网,岂料“吱”的一声,机灵的蝉儿似乎早有觉察,一展翅、一蹬腿,窜到了另一棵树上。

午饭过后,太阳已没有了先前的锐气,但地面依旧热得蒸人。一些人去午睡了,一些人则聚集在老屋旁大树下的“闲话中心”,天南地北胡侃。正侃得起劲时,不知从哪个方向飘来一团乌云,瞬间遮住了太阳耀眼的光芒,天空顿时一片昏暗。雷雨将至,叶儿们似乎都收到了风婆婆送来的请柬,集体狂欢起来,一团团、一簇簇,顷刻间便如集结的舞蹈家,时而奔跑跳跃,时而踮起脚尖旋转。一滴雨水落下,接着又是一滴……叶儿们终于慌了神,你踩到了我,我撞到了她,舞步全乱了套。

“要下大雨啦,快来收谷子呀……”人们奔走相告,一边大声呼喊,一边手忙脚乱挑起空箩筐,拎起收稻谷的工具,朝晒谷坪狂奔。霎时,狗吠声、大人的呼喊声、孩子们的哭闹声混合在一起,村子又沸腾起来。忽然,耳边传来一阵阵猛烈的轰鸣声,疾风闪电纷至沓来,天空顿时如决口的大堤,大雨随即倾盆而下。一会儿工夫,雨停了,热量终于消退了些,空气也清新了许多,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泥土和青草味儿,人们扛着农具继续出门干活。

傍晚,太阳涨红着脸,斜挂在西边的树梢上,把当天最后一抹余晖洒向大地。这时,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一阵阵凉风,撩拨得树叶沙沙作响,让人感觉清爽惬意了。乡村的夜,就这样静悄悄地降临了。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只好收拾农具,带着疲惫与希冀,踏上回家的田间小道,袅袅炊烟再次在村庄上空萦绕。

倾听闽北

鸟鸣青山

□任开旺

我的家乡在顺昌宝山。这里是国家风景名胜区,主峰石宝峰海拔一千三百零五米,北倚武夷山脉。蜿蜒山道上,鸟鸣声碎,此起彼伏,这片山林是鸟儿的乐园,也是我们村庄的天然屏障。

儿时的周末,我常随爷爷上山砍柴、挖笋、采菇。也是在那山林间,我初识了生命的残酷与温情,目睹了“鸠占鹊巢”的一幕。

那时,杜鹃、喜鹊、斑鸠都在枝头忙碌。杜鹃的习性却令人费解:它不筑巢,将卵产于其他鸟巢中,借巢孵卵。我曾亲眼看见,在高高的树梢上,尚不能飞的斑鸠幼雏旁,早一步破壳的杜鹃雏鸟仗着“大块头”,蛮横地将斑鸠幼鸟挤出巢穴。草丛里,几只嗷嗷待哺的小斑鸠或伤或亡,哀鸣不止。

两年后,十二岁的我又经历了相似的一幕。那天和爷爷砍柴归来,在路边歇脚时,忽见一棵大树高处,一只小杜鹃正将一只红斑鸠的幼鸟挤出巢外,摔落在草丛中。爷爷叹了口气,捡起那只奄奄一息的小斑鸠递给我。树太高,我爬不上去,爷爷便决定带它回家养伤。

又是漫长的照料。每天放学,捞鱼虾、喂食、换水。渐渐地,它恢复了生机,开始在我房前屋后扑腾、歌唱。看着它活泼的样子,我心里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暖流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一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:人为什么要爱护动物?

爷爷告诉我:“这些鸟都是大自然的精灵。它们吃害虫、护森林,是庄稼的卫士,也是农民的朋友。没了它们,害虫成灾,人也要遭殃。”我恍然大悟:爱护动物,本质上就是爱护人类自己。

然而,杜鹃“鸠占鹊巢”的行为,曾让我困惑不已。长大后查阅资料才明白,这并非道德的缺失,而是生存的法则。在残酷的自然选择面前,每一种生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繁衍策略。杜鹃的行为看似残忍,却是它在漫长岁月中存续下来的智慧。

时光流转,我从懵懂孩童长成了青年,也逐渐明白了爷爷话语里的深意。人生是一场修行,修的是身,更是心;修的是对生命的尊重,对自然的敬畏。从爱护一只小鸟开始,我学会了珍视每一个生命个体,无论它是杜鹃、喜鹊,还是八哥、斑鸠。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,守护着这片土地,维系着生态的平衡。那些曾经让我不解的“残忍”,如今看来,只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。我们不能以人类的伦理去苛责动物的本能,更不应被片面的情绪所误导。

家乡的宝山,不仅赐予我们秀美的山川,更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生命。在这里,我懂得了自然的残酷与温情并存,懂得了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


扫一扫 看一看

生活走笔

品茶聊真趣

□张觐

夏日,与几位茶友约茶。屋外暑气正盛,我们各自捧起小盏,先嗅其香,再啜其味,茶汤在舌尖微微一转,甘醇便缓缓化开。大家边品边聊,散落在时光深处的鲜活旧事,便随着这茶香,漫漫开来。

眼前老朱的耿直与洒脱,在老友圈中向来是出了名的。年轻时捧着一份安稳工作,日子波澜不惊,只因某日单位领导随口一句不逊之言,他便毅然抛下辞呈,坦荡而去,令人既惊且佩。离职后,朱总索性在街头摆摊卖油,日子过得简单随性。曾有一回,两个发小结伴去探望,但见摊位前无人招呼,老朱本人正歪在椅上酣然沉睡,而油摊招牌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——“赔钱也卖”,笔锋潦草,一如他的率性。发小二人童心顿起,悄悄将“不”字涂改为“也”,变成“赔钱也卖”,便偷笑离去。不多时,有路人经过,拎起油壶便走,分文未付。老朱惊醒,急忙追上前索款,路人只漫不经心一指招牌,向来爽快的他登时愣住,哭笑不得。说到这里,众人抚掌大笑,茶水溅出杯沿。

接着,在座的练师傅接过话头,忆起儿时的懵懂趣事。童年的夏天,他最盼的是午后跟着大哥二哥下河抓鱼。下河须褪去外衣长裤,只留一条小裤衩,再带上自制的鱼钩、鱼叉。每次出行,年幼的他一向自告奋勇留守岸边看管衣物渔具,只为换得哥哥们点头,带他同往河边。有一回,他拿出两米来长的自制鱼竿,正用力向河边甩去,一提拉,忽然觉着竿身沉得异样,耳边传来二哥一声痛呼。他慌忙转头,大惊失色——鱼钩不知怎地,竟钩住了岸边二哥的鼻子,鲜血霎时渗出。年幼的他满心惶恐,生怕挨一顿责骂,却只听见二哥大声喊道:“钓到大鱼了,你快去抓鱼!”那个夏日午后,岸边燥热难耐,得以顺利下水的他满心欢喜。

如今重提旧事,那段天真纯粹的童年光阴,温情如昨。他端起茶盏抿了一口,像找回当年河水的凉意。

人生百态,烟火寻常。一盏清茶,道出细碎生动的人间真趣,拼凑出温柔丰盈、回味无穷的岁月。



我的故事

那年高考

□蔡旭麟

一碰到“高考”的字眼,下意识秒回1992年7月4日,脑海中突现浊浪滔天,洪水瞬间冲垮记忆的堤坝,迅速漫过心理的防线。

那天正午时分,连续多日倾注而下的暴雨收住了狂暴。上游漂来许多的木料,夹杂折断的树枝,卡在附近石桥的桥墩处,不一会儿,洪峰就漫溢过桥面,原本在桥上观热闹的一伙人,大声惊呼作鸟兽散。在七楼阳台上张望的我,眼睁睁看着洪水泛滥,以不可思议的速度,淹没了低洼处的菜地、道路,直至一楼的柴火间……水势还在上涨,此时,距离高考开考不足三天。

那个年代通讯落后,电话和手机,还是普通人家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与外界隔绝的我,心神不宁,既无临窗而立的雅兴,又无倒头大睡的豁达,全然没有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”的镇定。临近大考,学校不再开课,要求大家自习,做最后的冲刺。我是模拟试卷打开又合上,一个字也看不进去,呆坐在书桌前,长吁短叹,陷入一种莫名的伤感,即便父母的疏导和宽心也无济于事。时间像蜗牛爬行,挨到深夜,周遭的居委会响起了嘈杂的声音,有人叫嚷着“水退了,水退了!”往楼下俯瞰,在微弱的烛光中,许多人家齐心协力清扫和冲刷着室内的淤泥和脏污,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,而是用勤劳的双手还家园以洁净。不久,恢复送电的城区,亮起了万家灯火,温暖着我一度悲怯的眼眸……

次日清晨,害怕洪水再度来袭,我将亲人的叮咛连同衣裤、书本等物,一起折叠塞进包,逃也似地溜下楼。在一楼稍作停留,凝视着过道白墙上齐肩的黄色腌渍,一时无语。穿过沿溪的大街小巷,只见遍地狼藉,垃圾成堆,充斥着腐臭的气味,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前零乱地摆放着抢出的家什,可见昨天洪水的肆虐程度。

拖着略显沉重的步伐,来到气象站附近的仙楼山脚下,我拾级而上,敲开同学所租房屋的大门,看着一脸惊愕的他,不动声色地说:“我是上山投奔公明哥哥来了。”他播了我肩膀一拳,笑着说:“欢迎到梁山聚义。”陆陆续续,又有几位同学会集到这里。大伙儿无拘无束,相谈甚欢。屋内地上横着一副百来斤重的杠铃,有人满腔豪情、实力不俗,卧推几十下一点不气喘,那轻松的表情像耍玩具似的,围观者纷纷叫好。在这种活力四射的气氛下,我紧绷的心弦渐渐放松下来,原先面对滔天洪水的阴翳消弭于无形……

当最后一场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,我立马从座位上弹起,飞奔回家,那迫不及待的架势,不啻于飞越黄昏。经过受灾区域,人们的生活大多恢复正常,锅铲正“合奏”,饭菜皆飘香,这寻常不过的人间烟火,让我欢喜让我解忧……当晚,三、五同学约在一起,漫无目的地闲逛着,从城东走到城西,又从城南踱到城北,绕了一个大圈,似乎以青春的名义,向天灾顶不低头的这方山水这万人致敬,在下水南桥旁,遇见还在忙碌的环卫工人,他们劳作的身影被如水的月光拉得很长……

卸下高考所有重负的我,一夜未眠,仍然兴奋地倚着窗台,远眺东方天幕显现的鱼肚白,有个声音从心底响起——新的希望正在崛起!

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



闽北日报(宣)